

真空中没有文学

——“文学与思想史”圆桌主持人语

张 辉

重提“文学与思想史”这个话题，或许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跨学科（或超学科）研究。作为对文学“内部研究”的一种有机延伸乃至激进修正，文学与思想史研究很自然地被归入“外部研究”范畴。

但多少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上述内与外的划分，实际上还是未能脱出现代学科分际的圈限。因为，如果依循那样的逻辑，一种独立自足而内在于自身的文学，仿佛已经无需怀疑地自明存在着了；只是由于我们的研究方法不够先进、研究范式不够科学，总之，由于我们对文学的自觉不够充分，我们才迟至现代时期、迟至也许康德时代之后，终于找到了文学的区别性特征，也找到了文学研究最合乎其本质特征的正确途径。

不过，用现代以来后起的所谓纯文学观念来圈限整个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的事实，却难免是削足适履。正如徐兴无教授《在“文”与“道”之间》一文中所概括指出的那样，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里，最基本、最重要的两个命题就是“诗言志”和“文以明道”。这就意味着，诗与文，事实上无法与志和道相分离。刘永济先生的《文学通变论》中甚至指出，“言志与明道”二事“之在文学，则为根柢，则为本基”。果如此，则仅仅就文学来讨论文学，甚至为文学而文学，“专务辞章，悦人耳目”，至少在古代中国并不是文学的正途。

而张沛教授在《文学的解放》一文中所做的精辟分析则告诉我们，即使在西方，这种所谓“文学的独立”也事实上并非古已有之。黑格尔意义上的“艺术终结论”便是其重要的哲学基础。“黑格尔所说的‘艺术’包括文学在内，因此‘艺术’的终结同时就是文学的终结。终结后的文学何为？答案是‘自为’：终结后的文学只能是自为的文学。所谓‘自为’，即以自身为目的。以自身为目的或‘自身合目的’的文学不再以‘精神’及其在时间中的展开即‘世界历史’的目的为目的，因此是根本无目的的。自身合目的而根本无目的，这正是现代

‘文学’的吊诡之处，也是它的症结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沛认为，“文学的独立”事实上变成了“文学的隐沦”。

因此，与其说从学科分际的意义上研究文学是一种“进步”，不如说这一现代性事件本身就已经包涵着某种缺失和危机。作为现代学科体制中的一员，倘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意义上，所谓内部研究具有足够引起高度重视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无疑还更应该看到，上述内外之别事实上至多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毕竟，真空中没有文学，我们不应该也无法真正做到对文学的“活体解剖”。

而更重要的问题，还不是单纯的学科意义上的。

文学的“自为”，文学与思想和精神的分离，文学与“世界历史”的疏远，既阻断了我们理解文学之整全的可能性，也阻断了我们透过文学理解世界之整全的可能性。

用胡继华教授在《绝对隐喻——文学与思想的中介》中的话来说，文学与思想二者完全不是互相从属的关系，而是一种“绝对隐喻”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仅意味着，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莎士比亚既是文学家，也是不可多得的思想家；也不意味着，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的思想之国中常常有索福克勒斯、歌德、荷尔德林出没于其中；甚至，这也不仅仅意味着，莱辛既是德国现代戏剧之父，既写作《智者纳坦》、写作《恩斯特与法尔克》，也写作《论人类的教育》，而卢梭则既是《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作者，也是《爱弥儿》、《新爱洛漪丝》和《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沉思》的作者。

我们当然必须知道这些。必须学会用阅读诗和戏剧的方式阅读通常所谓的哲学论文或思想文本，甚至必须学会不放过《战争与和平》结尾那些枯燥的历史哲学段落，并了解海德格尔在《路标》中如何解释柏拉图的“洞喻”……但我们重提“文学与思想史”研究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尤其需要提及的目的。

那就是，如徐兴无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借此再次关注处于“文”与“道”之间的人。刘彦和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学和文学研究，不仅要如张沛教授所建议的那样，重新回到“世界”；而且要再次从自身的本源出发，回到林国华教授在《关于古代立法

诗的几点感想》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有长久被忽视的问题——诗与诗人，如何为世界立法？

美国政治哲学学者、著名的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布卢姆曾说：“在希腊由荷马、在意大利由但丁、在法国由拉辛和莫里哀、在德国由歌德建立起来的那些民族之书的教化与整合功能真正迅速消亡……这不仅导致生活基调的庸俗化，而且导致社会的原子化”。因此，他呼吁重新建立我们与那些伟大的书的精神联系，建立我们与伟大的诗（文学）与伟大的诗人的真正对话关系。对此，中国的文学学者，是不是同样责无旁贷？

《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为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但愿，现代学科分际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分离，并没有阻碍我们听到那来自遥远古代的声音！